



空山

宛石、詠晨著

空山不見人

群众出版社

空山不見人

宛石、詠晨 著

宛石 執筆

李国基、王树微 插图

群众出版社

1960年2月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小說是写我公安机关获得敌特在公主山一帶有潜伏活动后，即派偵察員楊杰前往偵察。楊杰在青苔农业社社員們的协助下，經過許多細致的偵察、研究，终于在茫茫的大海中，偵破了这个企图搞垮农业社、破坏公主山銅矿的特务組織，活捉了十年前害死他父亲的凶手于世元。

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書号(总)18(文)14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3插頁8

1957年7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6次印刷

字數62,000 印數189,001—230,200册

定价(4)0.38元

目 次

1、任务是这样的.....	1
2、一首唐詩.....	3
3、青苔.....	6
4、好說話的老头.....	9
5、于世昌.....	13
6、房門紧閉.....	16
7、會計家里.....	19
8、長海夫妇.....	22
9、沒有馬脚.....	25
10、街上的吵叫.....	29
11、兩幅丑象.....	33
12、羊圈里.....	36
13、“戍”字特务.....	39
14、蜜的問題.....	42
15、就这样开始.....	47
16、旧箍.....	51
17、小河奶奶.....	54
18、查賬.....	57
19、几粒黃豆.....	61
20、一字之差.....	65
21、一条道路.....	69

22、太子墓后坡.....	72
23、梁疤啦回来了.....	76
24、于子明不见了.....	79
25、他要杀人.....	82
26、原来是你.....	86
27、第四、五、六方案.....	89

一、任务是这样的

丁处长有四个月没见着杨杰了。当杨杰走进办公室时，他习惯地戴上眼镜，仔细打量着杨杰身上所发生的任何一点变化：他瘦了些，棉袄上罩着一层尘土、眼睛红红的、一脸疲劳的颜色……

看见这些，丁处长在想：他该休息一下了，那怕是一天也好。但是，他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文件，仍旧开口就说：“任务是这样的！”

杨杰并没有感到突然，因为他知道，这样直截了当地谈问题，正是丁处长的习惯，也可以说是他的作风。因为这，初见他的人，都感到这个老头子对人冷淡。但是，他从来不管别人的误会，总是开门见山地对你说着他要讲的事情。

杨杰搬过个凳子，紧挨丁处长坐下来，望着他那付两千多度，数不清有多少个圈儿的近视眼镜，听丁处长在讲：

“从前年，五三年，我们报纸上公布了在公主山发现铜矿的消息以后，蒋介石特务机关，就注意上了这个地方。最近，根据省厅得到的材料判断，敌特在公主山一带，有潜伏活动……”

显然，丁处长的话还没有讲完，可他并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屋子里沉寂下来。杨杰急切地等他再说什么，他却用一句话结束了他所谈的情况：“就这点线索。”

从丁处长讲的第一个字开始，杨杰就在精神专注地听

着，但是，他听完丁处长所讲的全部情况，觉得眼前象一片海洋一样茫然。

“公主山一带”，杨杰在想：这又怎么能成为一条战线呢？这个方圆十几里的地方，他曾经到过，这里，除去密不见天的原始森林、数不清的山庄，光那些大小王坟、庙宇，就记不清有多少个，要在这样大的一个地区去摸，那简直就象到大海里捞针。

但是，他并没有提出这些困难，因为他懂得，这正是这条战线的性质，敌人没戴着标记，工作是艰难的，可也正因为艰难，他更加感到工作的荣誉。

不过，为着更清楚自己的任务，他还是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处长，还有再具体一点的情况吗？”

丁处长的眼睛，总是那么沉着而缓慢地转动着，望见这双眼睛，你就会感到，他正在紧张地思考着什么，不便去打扰他。

“困难也正在这里，问题很复杂，不过，这对我们来说，似乎是用不着解释的，再具体一点讲嘛！那就是在你没有回来以前，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段工作……”

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，走到写字台旁边一个不大的保险柜跟前。一阵悦耳的铃声，保险柜的铁门自动开了，他伸手取出一件标着“绝密”字样的文卷，对杨杰说：

“这一段工作的收获，是我们把公主山一带所有的地方都摸了摸。现在可以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了，一直缩小到这样一个地方……”

丁处长打开文卷，从中拿出一份材料，用手指按着一个地方说：“就这里！这是我们得到的敌特组织所在地的隐

語。”

楊杰微微欠起身子，兩眼的視線集中在丁處長所指的那個位置上，不知是字寫的過于了草還是怎的，他看了半晌也沒看出個眉目。于是，他把身體伸向前去，用手指着念道：

“空、山、不、見、人。”

楊杰緊按住這份材料，反復地端詳着這幾個字。猜測敵人的隱語，本來是他經常遇到的事，甚至可以說，每一個敵特組織，都是使用隱語、代號的。猜這種‘謎’，他開口可以說出許多經驗。但是，象今天這樣，用這麼長的一句話，來代表一個地名，還是頭一次見到。心里問着自己：“這能是個地名嗎？”

二、一首唐詩

楊杰兩道濃黑的眉毛，緊緊擰在一起，解不透這句隱語的含意。他抬起頭來，象小學生看老師一樣，望着丁處長。

原來，丁處長確實作過他的老師。那是在十幾年以前，楊杰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。直到今天，楊杰在丁處長面前，還保持着那種學生對師長的尊敬和拘謹。

丁處長笑着說：“你年輕，沒有學過這些玩意。這是唐朝詩人王維的一首詩……”說着，他情不自禁地吟詠起來：

“空山不見人，
但聞人語响，
返景入深林，
復照青苔上。”

丁處長是個很有些古文修養的人，在青年時代，曾經下

过功夫。就是今天，他也可以信口背誦出許多有名的詩詞。只是因为工作忙，沒有更多的時間去重溫了。

沒等丁處長說出這詩句作為隱語的含意；楊杰就已經想到了。因為，在這首詩里，道出了一個他所熟悉的地名。

丁處長坐下來，不知為什麼，他的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，象回憶起什麼往事，一再吟咏着這兩個字“青苔”。

楊杰緊咬着乾澀的嘴唇，低下頭來。他不敢再看丁處長的臉色，轉過身，偷偷地擦了一下眼睛。

原來，“青苔”是公主山下一個村莊的名字。這個名字引起了他們一段慘痛的回憶：

抗日戰爭末期，現在的丁處長丁亦然，在離公主山不遠的一帶地方，任區委書記兼區小隊政治委員；楊杰的父親楊文普，擔任區小隊的隊長。由於他們忠實地執行了黨的政策，團結了群眾，給了那一帶敵人以嚴重地打擊。

楊杰就是這時參加革命的。開始，他給丁書記作通訊員。就在楊杰由家裡出來不久的一個晚上，他的父親楊文普同志，突然被反革命分子殺害了。

一想到父親，他眼前，立時就出現了那天夜晚的慘狀：父親被捆著手脚，嘴里塞滿了泥土，躺在一間外草屋的血泊里。

反革命分子殺害了丁亦然最親密的戰友，為這，丁亦然痛哭過多少個夜晚，他組織了所有的力量進行搜查，終於查清了殺害楊文普同志的兇手，是日本人派遣到抗日游擊區進行破壞的特務組織。

但是，當我們準備把敵人一網打盡的時候，十六歲的楊杰，急不能待地帶上手槍，在幾分鐘以內打死了三個反革命

分子，因为敌人的頑抗，他自己也負了伤。

楊杰这个魯莽的举动，給破获这个特务組織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，主犯于世元，聞訊逃脫，跑回他的家乡青苔庄去了。当时青苔庄是敌占区，我們无法去追捕，于世元也就逍遙法外了。

丁書記为这件事急得暴跳起来，怒罵着楊杰：“我們干的是革命！这不是胡来！这不是打架报私仇……”可是，当他走进医院，看到楊杰躺在床上，臉色蒼白，向他請求着：“丁書記，我……我錯了……上級……处分我吧！”的时候，一陣热辣辣地滋味涌进他的心里，他用手輕輕地撫摸着楊杰的腦袋說：“小楊，你好好养伤吧！你还小……”他說不下去了。

楊杰伤愈以后，向丁書記請求：“給我个任务吧！讓我到青苔去，保証把于世元的腦袋提回来！”丁書記狠狠地批評他：“同志！我們是革命！这是階級斗争，不是拼命！”

抗战胜利后，青苔剛剛解放，丁書記就派人搜訪特务于世元。哪知，当搜訪他的人到达青苔的时候，于世元已經畏罪自杀了。搜訪他的人，只帶回了他自杀用的那只手枪。丁亦然望見这只会經杀害过自己同志的手枪，枪柄上刻着“于世元”三个字，为讓楊杰記住这件仇恨，也記住这件教训，他特意把这只枪发給了楊杰。

十年过去了，但是，这一段惨痛的情景，却没有从他的心头消逝，楊文普同志的面影仍象生前一样，时常出现在他的眼前。每一次回忆都是悲痛的，不过，每当他看到楊杰，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：楊杰長大了，我們胜利了，这是可以向死者告慰的。

楊杰是在他身边長大的，再沒有誰能比他更敏感地注意到，楊杰身上的每一点变化。他看到了那張瘦長而微黑的臉、那双沉着而果斷的眼睛，这是他和十年前鮮明的区别，那时，他的臉形是橢圓鼓肿的，眼睛里充滿着孩子的稚气。

“楊杰”这个名字；在丁处长心中不断有着新的概念，可是，他同时也銳敏地看到，楊杰在哪些方面还不足，他还應該向哪些方面去努力……

回忆，痛苦的回忆，屋子里这种无声的緊張，被一个人的脚步声打破了。

通信員提着一大包文件走进办公室，取出几份，請丁处长签收以后，又匆匆地走出去了。

丁处长首先拿起一封印着“急、密”的信，打开，看了一眼，就說：“有新的情况！”

三、青 苔

“新的情况！”楊杰兴奋而驚訝地走到丁处长跟前。

丁处长一边繼續向下看着，一边說：“省厅从一个地方，发现了一張可疑的名單。”

他把密件放在桌上，和楊杰共同看着。鉛字打的密件上写着“李貴儿，梁八，梁老起”几个名字。

还有什么东西，能比“名單”更使偵察員喜欢的呢？看見这个名單，楊杰也确实兴奋到緊張的程度了。

但是，在这同时，突然在他心中又升起了另外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，給他那极度兴奋的心情一种打击，使它漸漸平靜了。

这就是，特务分子都是有许许多多化名的。名字对于他们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。就是得到了名單；距离找到真正的敌人，也还不知道要经过一段多么遥远而曲折的路程，又何况这仅仅是張可疑的名單呢？

丁处长把这个密件折好，装入原来的信封里，說：“万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边，它可能完全没用，也許根本就是假的，或者比假的更坏，要把我們引入‘迷魂陣’，一个好的偵察員，随时都要警惕这一点……”

“我什么时候出发？”楊杰請示道。

丁处长考虑了一下，說：“你先看一看这些材料！”并囑咐他：“看仔細些，因为現在还没有办法肯定，哪一些材料，对你是有价值的。”

楊杰在丁处长这里，整整看了一上午。他一边看一边思考。一会儿把全部材料合起来，一会儿又打开某一份翻翻。右腿无意识地顫动着，象是这种动作可以帮助他打开思路一样。

材料确实不少：公主山社会情况的調查、銅矿开建准备情况、青苔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、对某一个可疑綫索的偵察报告、否定这条綫索的証据……

除丁处长所講的那些从上級轉来的情况外，在这堆材料里，难以看出公主山一带有敌特組織潜伏的迹象，尤其使他不能理解的是：又是銅矿，又是农业社……这些情况，相互間有什么联系呢？

当天下午，楊杰就出发了，經县公安局办过手續，又到公主山区区委研究了工作，第二天傍晚，便来到了离青苔还有半里路远的小山鞍上。

他把行李放在路边一块石头上。象这会儿，才感到了什么是疲倦。一天半工夫，他除去办事情，还走了一百二十里的路程。如今，两条腿上就象墜上了千斤重的大石头，实在觉得抬不动了。

可是，这个不肯安静的人，就在这种情形下，也不忍休息一会。他掏出手巾擦了一把汗，撒腿就跑到了附近一个小山岗上，想看一看这里的风景。

公主山是这一带有名的风景区，几年前，他虽然来过，但那是在战争时期，总是匆匆忙忙，从这里过路，从来沒容他好好看一看。今天，他仍象第一次来到这里一样，被这里美丽的风景吸引住了。

起伏的山巒，环抱着一处处紅牆綠瓦的庙宇，公主山象座玲瓏的巨塔，伸入晴空，晚霞，給它披起了多彩的衣裳，几朵絳色的云团，飄浮在它的头顶，象在一个少女的发髻上，别起了几朵鮮花。

往远处望去，山下有一道銀色的長帶，这就是公主河，河西岸，一幢幢新建的紅楼，高聳的綫架，那就是他从“材料”中所看到的“公主河发电站”，一条蜿蜒的公路，沿着河岸，通向公主山的脚下。巨型的載重汽車往返在公路上，屁股后边揚起一道道黃色的烟尘。

在公主山脚下，有着許多大大小小的山峰，这些不知名字的群山，比公主山低得多。它們各有各的特点。青松、梯田、峻峭的岩石……把这些山点缀得都象公主山的姊妹。

青苔，是在最近的这座小山半腰上，山势把村庄自然地布置成层层的梯阶。远看，象一阶阶高大的楼台。傍晚的炊烟，环繞在山村的頂空，只是因为刚刚初春，那薄云似的青

烟，还没有綠树来陪襯。他想：再过一个月，这里不定多么美丽哩！

楊杰站在小山崗上，望着、想着，忽然，他象发现了什么，暗笑起来。

原来，他明白了，公主山銅矿和青苔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間的关系。

青苔离公主山銅矿不足三里路，是这一帶一个最大的村庄。今天看来，虽然一个是农村，一个是矿山，好象沒多大关联。可是，要从发展上来看，青苔将来会被划入矿区以內，成为工人住区，甚至还会发展成一个小市鎮。他想：敌人把特务組織安在这里，打算得好長远，好阴險啊！

他凝視着对面的村庄，不由得又想起杀害他父亲的那些特务的面孔。他象往常想到那些可憎的面孔时一样，臉色立时变得緊張而严峻，下意识地摸着腰里的手枪。

正在这时，忽听得有人問：“同志，你去哪里？”

楊杰轉臉一看，一个老头出现在他的跟前，肩上背着个噴霧器，手里提着裝杀虫葯水的桶子，桶子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“六六六”粉的气味。看样子是剛剛从果树园打过葯水回来。

楊杰打量着这个人的态度、象貌。他倒不是想从他身上找寻什么？而是在选择一個比較恰当的称呼，以便答話。

四、好說話的老头

这老头生得身材短小、肥胖，圓圓的臉，嘴角上刻着兩道深深的皱纹，象是总在对人笑，讓人一見，就觉得他和霧

可亲。

論年紀，这人也不过五十刚刚出头，因为过早的謝頂，看来倒象有六十几岁了。他那双并不十分大的眼睛，分外有神，甚至会使神經过敏的人想到，他早年的謝頂，就吃亏在这双过于劳神的眼睛上。

“老大伯，好啊！”楊杰热情地跟对方招呼。

“好啊！同志，这年月还有什么不好的，老百姓都好啦，不好的除非是反革命……他們要好了，咱可就好不了啦！哈哈……”老头爽朗地笑起来，接着問楊杰：“是到咱們村上来工作嗎？同志！以前沒犬来过吧？貴姓啊？听口音也象咱們这边子的人，对吧？”問了一大串。

楊杰一个个地給他回答着：“姓楊啊！我家离这不算远，以前在省农林局工作，新調到这边来，帮助村里搞合作社……”

“噢！那可好啦！咱們村可实在盼着上边来人帮帮忙啊！这地方别看小，可有个關头，將來……”老头談的很起勁。

楊杰发现这个人很健談，心想：他在村子里，定是个活跃人物。作为一个偵察員，碰上这样一个好講話、而又知道村中許多事情的人，真是难得。

楊杰想問一問这个老头的身份、家庭情况、什么时候入的社？等等，又一想：还是少提些問題好。而且就是想問也插不上嘴，老头的話說起就沒完，他指着附近的果树园說：

“老楊同志，看見了吧！咱們这社成名叫‘农业社’，其实，大宗出产不在地里，来，你先參觀參觀！”說着，他們走下了那个小山鞍，来到一条小河旁边。

老头前头带路，他们沿着小河拐了一个弯，没几步路，走上一个高台，在一片无边无沿的果树林子附近，一间小瓦房门口，老头停下来，把东西放下，并且帮杨杰卸下身上的行李。

“老大伯就在这里住吗？”杨杰问。

“是啊！为看园子方便才搬到这里来的……还挂着照顾那……”他指了指树林一边的一大片小白箱子，笑着说：“蜂蜜是咱社里的一植秋，我上手经营的工夫，才一百三十窝，眼下，差两窝就二百啦！要喂得好，今年秋天，能分成二百七、八……咱们社可就……”说着，领杨杰到屋里去坐。

太阳快下山了，屋子里光线很暗。

杨杰好奇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，见桌上放着些养蜂用的器械：蜂框、蜂帽以及喂蜂的白糖……屋角里堆着一些准备修理的蜂箱、蜡坯、修理果树用的各种工具，其中有許多，他连名字也叫不上来。屋子里堆的东西虽很多，但却收拾得很利落，一点儿也不显得紊乱。“老大伯，看来咱们社搞得不错呀？”杨杰坐下说。

“社呀！就得说不错。老头满意地笑了笑，他讲了讲办社的经过，接着又说：“从去年秋天以后，社里就闹开了问题，依我看，还是人心不齐，人们私心太重，不是想咱们社里、咱们国家怎么样？总是打自家的小算盘，分得多点啦、少点啦……常言说：‘人心没足’，‘得了房檐要屋里’，真是不假，哈哈……”

杨杰听了老头最后两句话，心里感到很不舒服，他想：群众这样要求，也并没有什么不好？革命，正是为着让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，就是有的人自私些，也不能这样来比

喻呀！

但是，他过于敏感了，老头并没有把全部意思说完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咱们闹社就是为大家都过好日子嘛！可这得一步一步来，区上来的同志说，人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三十多年了，咱才几年？”

从谈话中，杨杰觉得这是个思想进步，性格开朗的老头，他讲话没有什么顾虑，不拐弯抹角，让人一下子就能瞧见他对问题的看法。杨杰想了解一些社干部的情况，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导到这个方面来。

老头不加思考地说：“干部们都不错呀！社长李天来是老党员，虽说这几年表现不怎么好，可也没啥，人家底子正，家里是地道的庄户人，副社长是个妇女，男人是治保主任，两口子一个赛一个的积极……群众有点儿意见，主要还是对社长李贵儿……”

“李贵儿”，这不是省厅发现的那张可疑名单上的名字吗？杨杰问：“社长不是李天来吗？”

“是啊！贵儿是他的乳名……”老头说。

杨杰为着不使老头觉察到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，有意識地把话题岔开：“老大伯，领我去瞧瞧你们的果树林子吧！”

老头领他出来，一边走，一边补充着刚才未谈完的话：“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哩，何况人呀！”

老头领杨杰走到果园里，向杨杰说起他种果木和养蜂的历史。他已经搞了二十几年了，现在担任社里的技术员。他没有经师学过，种果木和养蜂的经验，都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。忽然，他向杨杰提出一个问题：“老杨同志！有几棵树